

探偵國中
山金舊在

833/1
LW73

中國偵探 在舊金山



- 萬象週刊社發行
- 百新書店總經售

中國偵探 在舊金山

乃凡著

第一案：一個沒有完場的戲……………

第二案：大廈之火……………

第三案：永遠的美麗……………

第四案：冒險家之死……………

第一案 一個沒有完場的戲

「東方人是天才的，西方人是科學的。」這是美國加利福尼亞省偵探學校馬道爾教授在扶輪會招待席上演講的結論，他是指偵探學校的學生的素質而言，所謂東方人，就是中國人。因為偵探學校一百六十個學生中祇有兩個中國學生，這兩個黑髮黃膚的東方人，洋溢的天才，使馬道爾教授驚佩，所以他們畢業離校後，仍舊常常被提起。

因為種族優越感存在於美國的朝野間，我們這兩個偵探界天才，始終沒有機會在舊金山的報紙上露過臉。在學校最後的考試，以迅速的手腕破獲了教授預佈下的奇案而獲得優等獎的趙西郎，一年來都是形同試用的充當着加利區警廳的三手偵探。梁飛力更加連三手偵探的職位也找不到，只得在屋倫華商與美商中充當一名小經紀。

美國的文藝家與電影演出人，好像要跟中國人開玩笑，明知全美還沒有一個中國籍的警官，他們竟向壁虛構了一個「中國大偵探陳查禮」，雖然把中國人的謙恭與智慧，寫得有聲有色，在別人眼中，也許感到很體面，但在趙西郎的眼裏，就變成一宗可恥的事，他認為國人還不會有機會在美國警界顯過身手，單讓文藝家製片家憑空構造，給人以模糊的印象，把中國人的謙恭與智慧當作銀幕與舞台的裝飾，這倒叫人不提的好，

同時劇作者過於注意趣味，而忽略了真實性，使觀衆對於「中國大偵探陳查禮」的印象，祇當作一個丑角看，當作一個冷面笑匠看；不像一個造福人羣的警界鬥士，更不像一個小說原著者所描寫的鋒芒不露的傑出偵探天才。

每屆「中國大偵探」新片初映的時候，舊金山華區的積臣咖啡座就有一個沒請來的座談會，更無須推舉主席，趙西郎自然成爲座談會的主要人物。在一串瀑布似的議論之後，趙西郎的結論，又是「恥辱」。他慷慨地補充着說：「假如能給我一個單獨辦案的機會，我必竭盡中國人的智慧，洗去這一恥辱，從而證明中國人是一個安全社會的保衛者而不是一個虛渺主義的銀幕笑料製造者。」

「你不能尋求一宗案子來顯顯你的身手麼？」積臣咖啡座的老闆何山問。

「上峯不派你主理一宗案子，你是無緣參加的。假如你做一個不請自來的不速客，你便要招致同伴們的疑忌，甚至博得一頓老拳。」趙西郎憤慨地回答。

「上峯不把工作派給你，那末，僱你做一名三手偵探又有甚麼用？」何山有點不明白了。

「我是加利福尼亞偵探學校本屆第一名畢業生，警署廳長爲了敷衍母校起見，不能不給我這一個位置。在他的心目中，祇是一件紀念品，好像一面三角小旗對於一個球員一樣。」

於是聽衆都沉默了。

距離趙西郎在積臣咖啡座發表談話約摸三個月，他碰到了一個很大的幸運，這位一年來投閑置散的三手偵探，居然蒙舊金山偵探總部的偵探長召見，經過半小時的會談以後，一宗轟動全市的巨案，便由第八號偵探手裏滑入趙西郎的鐵腕。

星期三晚上，金門大舞台正上演一個挺賣座的歌劇，劇目是「漢光武走南陽」，這是一個婦孺皆知的古典歌劇，劇作者幻想漢光武皇帝劉秀流亡時期的或然事件，在最後一幕，劇情是這樣的：光武帝住在一個民女家裏，小婢把當道奸臣到來搜查的消息帶進深閨，光武帝很張惶，民女却十分鎮定，她打開了一個箱子，把光武帝藏在箱子裏，奸臣到了，搜查了一會，便要打開箱子，觀衆正在替光武帝着急，不料箱子一開，却是空無一物，民女照例把奸臣奚落了一番，才讓奸臣退出，奸臣去了，小婢驚問緣故，民女說明這個箱子是吐魯蕃進貢的八寶箱，能夠令人隱形的，小婢不相信，民女再開箱子，光武帝果然跳出來，觀衆鼓掌喝彩，劇也就告終了。

這種迎合低級趣味的歌劇，在舊金山華區上演，是永遠賣座的。金門大舞台在每個月裏，總有一晚要點演這個戲，星期三晚的演出，這是第十次了，但人，仍然擠滿了戲院，一半已經是看過的，大家的目的不在聽曲，而在八寶箱，所以九點鐘以後，座位才現出熱鬧的樣子。

第一案：一個沒有完場的戲

飾演光武帝的男演員是黃龍。飾演民女的女演員是香雪。他倆雖合作未久，演來却十分自然，一直演至十一點鐘，觀眾始終感到高度的興味，但亂子就在十一時零十分發生了：當奸臣到搜查消息送來以後，黃龍飾演的漢光武，很快便被關進箱子，奸臣照例開箱子，不見一物，香雪照例奚落他一番。小婢在奸臣退出之後，照例驚問原委，香雪說明八寶箱來歷之後，照例開箱子請光武帝出來，然而，當香雪把箱子開了之後，突然目瞪口呆，便迅速把箱子蓋上，背着觀眾，向後台叫了一聲：「黃龍失場！」

她這句話是對導演人說的，意思是指漢光武還沒有重複走進箱子，所以通知導演人，叫他馬上去通知黃龍，恢復正常狀態，以免破壞劇情，同時又得替黃龍做掩護工作，帶着笑臉向小婢說：「劉秀此人，一時貪睡，還未醒來，待奴奴把他叫醒！」說完，便高叫劉秀哥哥醒來。一連叫了三聲，預料黃龍已獲得導演人通知，早已走進箱子，便再打開箱子看看，不料仍跟先前一樣，滿箱子填着空氣，連光武帝的影子也沒有。於是那位善於操縱自己情緒的女演員，也就不能再事掩飾了。

習知劇情的觀眾，看到這種情形，也就由竊竊私議而鼓噪起來：「劉秀那裏去？」的呼聲，開始在人叢中喊出。

到底劉秀那裏去呢？

這一幕魔術表演，本來是這樣的：八寶箱預先鑿通了底板，舞台的地板，也預先開

了個孔兒，恰好容一個人出入，黃龍跳進箱子之後，用力一推，箱子底板跟地板活門齊開，他便由此跳下地窖，伸手把箱子蓋跟活門一齊關上，等到舞台上的民女奚落了奸臣之後，他才重新從小八字梯爬上箱子。因為演了多次，技術純熟，無須助手，獨個兒做這麻煩動作也行。

當前台騷動的時候，後台更加忙亂，導演人郭文田匆匆走進地窖，不見黃龍，一個猜想立刻在他的腦海昇起來：「難道黃龍因為內急，去大解了麼？」想着便飛也似的走上後台，向各演員問：「你們誰會聽見黃龍由地窖上過後台？他是不是從後台那條可通街外的甬道走出去呢？我懷疑他可能去大解了。」老成持重的演員李耀華立刻答覆他：「後台沒有廁所，甬道也沒有廁所，要大解一定得到外邊去，穿了戲裝在街上跑，不怕笑煞路人麼？」

「那末，他到那裏去呢？」郭文田急得滿頭大汗了。

「也許他脫下衣裳到外邊大解去哩。」管理服裝道具的李新說。

郭文田已經失去主宰，他一直跑進地窖，看看有沒有他卸下的戲裝，沒有，他又奔上後台，到黃龍的化裝間，再看看有沒有他卸下了今晚穿的黑緞海青袍，也沒有。黃龍在登台前所穿的洋服，還高高掛起。問他的小徒弟區洪見不見黃龍，區洪回說不見。回頭問問管理服裝道具的李新，也說不見。盛載服裝道具的箱篋，本來是放置在接近下地窖

的梯口的，但在將屆完場的時候，李新和他的助手都忙於收拾道具，那有空閑去管別人的進進出出？

後台佈着一團團疑雲，在前台的香雪，幾乎急得要哭，觀眾座上的秩序，已漸漸的紊亂，有些還站起來，大聲問黃龍是不是急病死了？一個人倡導，幾十人附和，鬧得聲振全場，早驚動這金門大舞台的經理人陳善祥，連忙趕來後台問明了原委，便走出前台演講，偽做事實，說黃龍發生暴病，不能續演，宣佈暫告完場，要求觀眾離座。還幸這時時間已不早，許多觀眾明天還得做工作，也就一闕而散。但其中有好些人跟黃龍熟識的，聽說他患了急病，便繞道到後台要慰問，還虧陳經理說了一番道理，才擋了他們的駕。

陳經理照樣在後台巡視了一回，沒有甚麼發現，他由那條可通街外的甬道走出去，發現甬道口的人行路上，站着一個賣麥種子的美國人正傍着那載滿了麥種子的小車站着，口裏不停叫着「奄」，「奄」，將他的食品向行人推銷。

這個小販，幾乎經常的站在這兒叫賣。陳經理跟他天天會面，常打招呼，便上前問他：「你看見一個穿戲裝的演員曾經從這甬道走出來嗎？」那小販搖頭說：「不，不！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穿戲裝在街上行走的。演員穿戲裝在大街上行走，不會失去他的身價麼？」

「是，我也這樣想。不過，戲場上真的是有一位演員失了蹤，他確是穿了一套黑色緞製的戲裝，時間距離現在不過十五分鐘而已。」陳經理說。

「假如有一個人穿了奇怪的戲裝在我的面前走過，我一定得把他牢記在腦子裏，好讓明天告訴別人，當作一宗新聞來談論。先生你相信我吧，我不是一個瞎子。」這位善於說笑的小販答。

「那麼，他從那兒逃掉呢？」陳經理無聊賴地說。眼睛不朝對方而朝黑墨墨的天空。

「也許成爲一宗案子麼？」

「不致如此。我得先到公寓談談。」

兩人談到這兒，導演人郭文田已經從院裏出來，一手拉着陳經理問：「怎麼樣？有頭緒嗎？」陳經理沒有回答，只是皺着眉頭在想。跟着走出來的是服裝道具管理人李新，和黃龍的小徒弟區洪，也異口同聲問陳經理，陳經理立刻發了一個命令，叫各演員迅速回到公寓，在飯廳齊集，讓舞台主人逐一查問。

公寓在加利街一條橫街中，一間半新不舊的房子，有三十來個房間，和一個可以容納一百人會食的飯廳，那時已屆每天最後一次會食的時間。陳經理知會舞台主人殷六一同到飯廳來談話，大家一壁吃一壁談，討論着三個奇怪問題：

第一，他從那裏逃跑？

第一案：一個沒有完場的戲

第二，他爲甚麼逃跑？

第三，他回來不回來？

由後台通街外的有兩條路：一條是由後台的右角出甬道外出，這條路必須經過賣麥種子小販所站立的地方；另一條是由舞台跳下觀衆的座位，隨着觀衆由正門外出。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通路了。由後台的窗子跳出去麼？能不能，窗子是用粗鐵絲網釘牢的，檢查過它沒有毛病。黃龍怎能夠逃出去呢？由甬道，已給賣麥種子的小販證明沒有可能，若說由舞台跳下觀衆座位，更加是夢話，難道五百多位觀衆，全都瞎了眼睛嗎？

討論了一會？誰都沒法假定黃龍到底是從那兒走出外邊，結果只好擱下這個問題不談，轉而研究黃龍爲甚麼走。

據舞台主人嚴六的意見，黃龍的出走，祇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爲情場失意，二是因爲高築債台。一提到第一個原因，大家不期而然的把視線投在女演員香雪的身上。香雪却低下頭來，裝做聽不到，然而一片緋紅色的彩霞，已昇起在她那兩片嬌臉上了。

大家早已知到香雪跟黃龍是有過一段戀愛史的，到了這個緊張時期，自然很想知道一點往事，以供研究；全體不約而同的閉上嘴，幾乎停止了呼吸，期待她自己開口，然而，等的許久，總聽不到她的聲音，看她的情形，好像打主意不說了，於是嚴六站了起來，

來，運用體面的語句說：「我知道香雪小姐向來是熱心幫忙我們，現在面對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相信香雪小姐不會使我們摸索到一條走不通的路線的。」

「不，」她立刻答覆：「我與黃龍的交情，正像你和他的交情一樣。我所能供給你們參考的，也正如你所熟知的一樣。」

「幾天以前，我看見你和黃龍到市場街買東西。你比較接近他，也許你比我們知道多一點哩！」陳經理提高了嗓子說。

「劇團裏的同事們，誰不跟過他一塊兒上市場街去？這是一宗很平凡的事。」她說着，放下飯碗匆匆的跑了去。

於是大家交頭接耳起來，都說香雪近來跟黃龍冷淡了許多，黃龍雖然在口頭上沒有甚麼表示，但兩人在每晚演戲的時候，貌合神離，就可看出了一切。話雖如此，但誰也不能證明香雪確實跟他有過密切關係。陳經理以為祇在此點着想，也沒有十分的把握，談話也就轉到金錢上面，知道黃龍經濟狀況最清楚的，當然是他的小徒弟區洪，因此便教區洪宣布他所知的一切，以備參考，可是區洪是個粗心的人，祇能說出黃龍愛好賭博，他的經濟情形，一點不知道。嚴六反問陳經理：「黃龍有沒有透支過公司的帳？」陳經理搖了搖頭答：「沒有到發薪的日期，他從不支薪，有時還等我先開口他才收款，他好像不大等錢用似的。」

大家互相貢獻平日所見，斷定黃龍這次逃亡，並不因經濟拮据，仍以屬於桃色事件佔多數，但第三個問題來了：黃龍什麼時候才回來呢？這就等於問：他逃亡到外邊自殺呢？還是暫時躲藏，遣遣抑鬱，過幾天便回來演戲？

持悲觀論調的陳經理，就深信黃龍此去，未必回來，他憑了在美國經商二十多年的經驗，知到一個在舊金山失蹤的僑胞，從來沒有過自動回來的前例，因為在舊金山的僑胞，好些人兇悍好鬥，打架殺人，滿不在乎的，一個失蹤的人，不是給人暗殺便是逃亡，一經逃亡，也就決不同來重開戰鬥了。這理論使嚴六吃了一驚，要是黃龍一去不回，他的財產就馬上少去三千塊。

美國向例：中國人如果不是富商巨賈，不是政府特派人員，就無權居留美國，至於戲劇從業員，須依照中國人臨時入境居留條例，准由當地原籍中國之美國公民，具保證金三千元，繳存當地政府，才許一個戲劇從業員演戲。演戲限期是三年，期滿便要出境。假如限期屆滿，還不出境，甚或匿逃無蹤，便由政府通緝他。那三千元保證金就要被沒收了。因此，黃龍的失蹤，也就是嚴六的三千元失蹤。

因為事情牽涉太大，嚴六不願照往常一樣，把事情交由中華會館辦理便算，他主張報告警廳，要求警廳設法找尋已失蹤的黃龍，即使找不出一個活生生的黃龍，也得尋到他的屍身。有了屍身，他的三千元便得到保障了。

事情一經報告警廳，舊金山午報馬上把這天的頭條新聞讓給中國人了。記載很有趣，題目是：

「一個沒有完場的戲，一套沒有還原的魔術，一個化氣而去的演員。」

內文的描寫，更加誇張了：

以東方古國神祕色彩堆砌成的大舞台，昨晚演出一個使人難以相信的悲劇，著名男性演員黃龍，在他主演的戲的末節，突然脫離他四十八位同伴和五百多個親熱的觀眾而去了。

神祕的戲劇有着吉蒲賽人的情調，包含南印度人的魔術，一個波斯藏寶箱子，能够把活人化成空氣，能够把空氣重新造成一個人。然而，在昨晚最後一次演出中，波斯藏寶箱竟失了它的魅力，再不能把滿箱子的空氣，重新造成一個人。

第八號偵探被派做這件離奇魔術的追求者，他開始接觸那些東方古國的男女，運用他敏慧的頭腦，要替那個未完場的戲找回它的尾巴，維持波斯藏寶箱的尊嚴，和緩那六萬華僑的緊張空氣。

此外，還刊了兩張銅版，一張是黃龍的，另一張是香雪的。

美國西部的人物很適宜於像第八號偵探一樣淺見之流來應付的。西部人物有着祖先

第一案：一個沒有完場的戲

豪爽而粗魯的血液，常常在未經深思熟慮之前，便去犯法。不論謀殺、姦淫、盜竊，都起意於剎那之間，很容易的遺下了犯罪的證據，這樣像第八號偵探這種淺見之流得以短促時間來破案，更因犯罪者沒有渲染美麗的狡獪色彩，所以對於審訊或訪問，都很便利。像第八號偵探這種淺見之流，幾乎可以經常運用從偵探學校裏學來的偵查公式去完結一宗案子。

但這一次的寶箱失人案，已不是一種憑公式便可破獲的案子了。第八號偵探皺着眉頭，額上帶了汗珠兒，從地窖跑上舞台，由舞台跳下觀眾座位，把舞台主人、經理、售票員、守門人、以至雜役，逐一審問，甚至連當晚坐在第一排的觀眾，都被查問過，全得不到半點線索。第八號偵探不懂中國語，爲了便利審問中國人起見，他領了三手偵探趙西郎同到舞台，有時還問趙西郎有甚麼意見？西郎總是謙恭地答：「對不起，我還在思索案情。」

黃龍究竟從那兒逃去？這已夠使第八號偵探頭疼了。他用鐵器敲打過那四個用鐵絲釘牢了的窗子，動也不動，用顯微鏡檢驗過窗子上的痕跡，發現了四隻指印，他馬上把指紋登記了。這是他一天辛苦的唯一收穫。

當晚，因爲黃龍失蹤，主角不在，舞台方面祇得宣佈停演，但舞台上燈光依舊像昨晚一樣光亮，觀眾座中，坐着四個人：一個是警官，一個是新聞記者，一個是趙西郎，

一個就是業務上使他不得不看一晚便宜戲的第八號偵探。

「偵探學初階」第三章有一段是這樣的：「偵探學上有一個方法是活的參考，法國名辭是印象的重演，偵探人員認為某案有活的參考的需要時，得命令案中人到肇事地點將當時情形複演一次，偵探人員靜中觀察，可以觸動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靈感，有時常常在案中人口述時有遺漏，但在重演時便可賴以補充，英格蘭許多案子的破獲，靠這種活的參考的很多，阿富汗大廈謀殺案，就是一個實例。」

第八號偵探每次訪查案子，都是憑着書本教育，先翻第一章，憑舌頭來分析，第二章，從物證來物色犯罪者，運用過這兩章都不行，他便出那印象的重演的法寶，總之，他破案的唯一辦法，是求教於啞教授 書。

演員們以最沒趣的心情，重新演出這個不吉利的戲劇，女主角香雪帶了憔悴的容色登場，沒精打彩的唸着台詞，唱着歌曲，很快便把「漢光武走南陽」演完了。

深夜的李安如餐室中，坐着都市上閑蕩階級的男女，他們無須替自己起床時間操心，所以盡量延長他們的夜生活。放射着妖艷的光芒的螢光燈熾熱起這些男女談興，像若干個小組會議，忙碌地進行着。其實這一羣男女中間，祇有三個人是真的在忙碌地進行着業務上的會談，這就是警官沙士京，第八號偵探和趙西郎。

「對於窗沿上的指印，你有甚麼意見呢？」警官沙士京首先發問。

第一案：一個沒有完場的戲

「大概黃龍想跳窗逃走，因此伸手攀上窗子，要找路逃亡，後來發覺窗子是被鐵絲網釘得堅牢，也就放棄了這條路線而向另外一條路逃走吧。」第八號偵探說。

「你不懷疑這四個指印是別人的麼？」趙西郎反問他。

「不會的，誰去攀那滿佈塵垢的窗沿？」第八號固執地說。

「你不能拿出黃龍存在警廳裏的指紋表驗查一下麼？」趙西郎說。

「可以的。」第八號說完，按了按電鈴。一個侍者走過來，彎着腰問客人需要甚麼？第八號教他拿一個電話機來。那設備完善的李安奴餐室，在每一張桌子的底板上都裝了電話掣。電話機拿到了，第八號跟警廳通話，叫值勤事務員去查驗黃龍的存底指紋，用電話報告。警廳的文件收藏室，是依照圖書館編制的，所以事務員在三分鐘之後，就回答第八號：黃龍的左手是箕箕斗斗箕，右手是斗箕斗箕斗。第八號把窗沿上的指紋登記，拿了一小瓶藥液把它顯洗，却是左手的四指，指紋是斗斗箕箕，大拇指似乎用不到的手，所以不留證據，但這一對照，又使他迷惑了，黃龍的右手四指，是箕斗箕斗，窗沿上的手却是斗斗箕箕，那末，這位攀窗的，當然不是黃龍而另有其人了。

據警官沙士京的想像，就是黃龍這次逃亡，似有人預爲佈置；攀窗探視的人，就是黃龍的助手。現在，訪不着黃龍，但可以訪出他的助手，助手一得，不難探問出來歷了。但趙西郎却認爲本案不會那麼容易解決，這樣詭奇週密的失蹤案，決不是祇憑四個指